

金雅妹:中国女留学生第一人

1881年的某日,一艘客轮从东京启航驶往纽约,乘客中有一位黑头发黄皮肤、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,她就是金雅妹。这一年,她17岁。

航程漫漫,金雅妹遥念久违了的故乡——宁波东钱湖畔的韩岭村,只是父母双亲的模样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。在她两岁半时村子里闹瘟疫,担任教会牧师的父母相继染病去世,抚养她长大的父亲生前的好友麦嘉蒂博士和他的夫人。麦嘉蒂是美国人,1844年便来华传教施医,曾担任美国驻宁波首任领事。金雅妹跟着麦嘉蒂在日本读完中学,并掌握了日文和英文。看到义女天资聪颖,喜爱读书,麦嘉蒂决定送她去美国深造,他为她选择的职业是医学。

在海上颠簸数周后,金雅妹终于抵达美国,进入著名的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学习,成为该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。四年间,她学习认真用功,在研读书本知识之外还勤于操作实验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1885年5月,她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。

毕业后,金雅妹先后在纽约、佛罗里达和华盛顿的一些医院实习,她理论知识扎实,临床医术甚佳,对刚刚兴起的显微医学研究有特殊心得,很快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。1887年,她的学术报告《显微镜照相机的研究》在《纽约医学杂志》上刊出,引起医界同行的重视,当时她只有23岁。

1888年底,金雅妹回到祖国,进入福建厦门一家教会医院工作。

1894年,30岁的金雅妹与一位西班牙籍的葡萄牙音乐家兼语言学家结婚,两年后生下一男孩。但他们的婚姻在维持了10年之后结束。更不幸的是,她的儿子成年后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。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和丧子的痛苦,金雅妹并未就此沉沦,

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(上)

◆ 张晶晶



■ 许金匄

而是将精力全部投入了医学事业。

1907年她来到天津,出任北洋女医院院长。北洋女医院(局)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女医院。在她的支持下,医院办得井然有序,求诊者络绎不绝,成为当时天津的名牌医院。

在行医过程中,金雅妹深感国内妇婴医疗条件的落后,培养专业医护人员刻不容缓,1908年她说服了袁世凯,由天津海关拨银二万两,创办了北洋女医学堂,由她担任堂长(校长)兼总教习,这是我国第一所公立的护士学校。

女医学堂不仅传授西方先进的护理技术和理念,还提倡妇女解放,参与社会服务。金雅妹特聘通晓中文的英国女医生卫淑贞为实习教习,聘中国第一位护理专业女留学生钟茂芳任看护教习。她还亲自授课,将在国外学到的医学知识和她丰富的临床经验、诊断技术,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。

两年后,首批学生11人毕业,次

回望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,尽管当时西风已东渐,但女子们普遍都还缠着足,笃信“无才便是德”的观念,垂手伫立在男人的身后。至于出洋留学,那简直是传奇中的传奇。

在当时的中国,偏偏就有四位年轻的女子大胆地迈出了令国人惊诧的一双天足,漂洋过海到美国的大学去学习先进的医学知识,并且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,最后还都做了报效祖国的女“海归”,以所学救助同胞,服务社会。

让我们记住她们的名字——金雅妹、许金匄、康爱德和石美玉,她们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。



■ 金雅妹

年又有5人毕业。尽管青杏尚小,但这是近代中国自行培育出的第一批护理人才,其影响深远。这些女学员服务于各医院,使津门妇女率先享受到西方先进的接生技术。

金雅妹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,热心于教育事业和农村卫生事业,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亲自带一批人去孤儿院做义工,并为孤儿院募集善款。

1934年2月,金雅妹患肺炎住进了协和医院,作为医生,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病情。她把所有的财产——在北平的寓所(价值15000元的房屋和地基),以及现金6000元,全都捐给了燕京大学。她还将150余卷外文书籍捐给了天津木斋学校。

1934年3月,这位杰出的女性在协和医院与世长辞,享年70岁。

许金匄:中国首位国际女代表

1884年,另一个身材娇小的中

15.亦师亦友江寒汀

在颜梅华艺术生涯中,除吴湖帆外,还有江寒汀、来楚生、张大壮等几位大师都对其产生过重要影响。其中,与江寒汀的相遇似乎是命运注定的缘分。

上世纪30年代,江寒汀已与唐云、张大壮、陆抑非并称上海花鸟画“四大名旦”。颜梅华十多岁时便知其名,二十来岁时路过静安寺附近一个叫大观园的地方,里面有个中国画展厅,几个花鸟画家每周都在这里作画交流,其中就有“江寒汀画室”。结婚时叔叔送的那幅仿古花鸟画,就出自江寒汀之手。1959年,党校组织画家合作创作,颜梅华与江寒汀相识。两人被分在同一个组里,天天相见,成了“忘年之交”。

江寒汀住在五原路的一条新式弄堂里,二楼的双开间,钢窗落地,煤卫齐全,居住条件算是不错。江寒汀的画桌有半个乒乓台大小,室内有书橱和古董,沙发背后有一幅四尺的虚谷画,两旁是吴湖帆写给江寒汀的一副对联:“一山桃李同时发,千里河山入画新”。每逢周日上午,颜梅华常骑车去江寒汀家小坐。

花鸟画“四大名旦”中,江寒汀画鸟第一。颜梅华去江寒汀家时,看见榻顶上有许多空鸟笼。江寒汀对颜梅华说,现在年纪大了,没有精力养鸟了。原来,为了画好禽鸟,江寒汀不仅自己养鸟,还经常去鸟市看鸟。经数十年的细观默察,对禽鸟的飞、鸣、食、宿等姿态了如指掌,故笔下的禽鸟动静自如、形象生动。张大壮曾赞曰:“寒汀笔下鸟,天下到处飞”。他的《百鸟图》曾是上海朵云轩的精品收藏。

颜梅华去江寒汀家,看其作画,受益良多。江寒汀生性亲和实在,没有名家架子,也不会虚假客套。颜梅华钦慕他的花鸟画技法,他也对颜梅华颇为赏识,感到投缘。据说,江寒汀曾对一些弟子说,颜梅华天资聪颖,但为人谦虚好学。江寒汀也有意提示颜梅华有什么问题可随时问。颜梅华说:“不敢多请教,先生就把虚谷的那套画法跟我讲讲。”

虚谷,清著名画家,有“晚晴花苑第一家”之誉。其画笔墨老辣而奇拙,运笔喜干笔偏锋,风格冷峭新奇,隽雅鲜活,在艺术上有很

高成就。江寒汀对虚谷的画艺曾潜心揣摩,系统研究,以致他临摹虚谷的作品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,画坛上有“江虚谷”之美誉。

江寒汀在桌上铺开纸,说:“我画幅菊花给你,你看着记住要领,以后会画了,其他就好画了。”江寒汀落笔很干脆,几乎没有废笔。他画得也干也虚,似有似无。虚谷的核心是“虚”,特点是运笔的干和枯。江寒汀对虚谷的画,尤其是其花叶的勾茎有独特领悟,称之为“绞笔”。虚谷画叶子勾茎都两面绞,特别是勾到叶尖端最明显,疏密密密,疏的地方疏松,密的地方密绞。颜梅华曾请教江寒汀,虚谷为什么用绞笔?江寒汀说,主要是“风动”的关系,风吹后有些东西看不清。颜梅华深受启发。

江寒汀边画菊花,边对颜梅华说,虚谷的花卉叶子布局,啪啪啪的几笔点开去,收笔时必须与枝相连,枝必须与根相连。花卉画最难就是勾茎,勾茎所撇之处,都要在叶子摊开的地方,叶子续在树枝上,树枝续在树根,从落笔到收笔要一气呵成,笔笔到茎,到根,到写。最后,江寒汀题款也是虚谷的写法,写的是孟浩然

的诗句:“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”。颜梅华领悟到了画花卉的真谛。再观江寒汀所画的的花卉,虽然他画绞笔,但都笔笔绞笔,这就是绘画的要领。现在一般画花鸟的都不太懂这一点。颜梅华在后来的实践中总结到,花卉画中的勾茎这关最难。茎若勾得好,能补点叶的不足,而有时虽然叶子的点不错,勾茎却勾坏了,续不到根,叶就散掉了。江寒汀教颜梅华,评判一个人画得好不好,是不是已经入门,就看这个门路。颜梅华后来的花鸟画多取法于江寒汀,而又自成一格。

1962年,颜梅华曾与江寒汀合作,根据宋词《采莲曲》画了一幅《青荷莲子杂衣香》。颜梅华画一河中划船的采莲姑娘,江寒汀补画写意花鸟。一位花鸟画大师给年轻后生补课,让颜梅华极为感佩。无奈天妒英才。就在这年冬天,江寒汀被查出肺癌。不到半年,遽然与世长辞,给后人留下无尽遗憾。颜梅华与这位艺术大师虽然只有四年的相处,其画品、人品及为人的情义让颜梅华终生难忘。

颜梅华传

周斌



生命接力

张子影

2.七日

没有任何医学功底的工友们抬着赖元平找到一个半塌的石洞,和另外几个遇难的兄弟放在一起。几个饥寒交迫的人“拿走”了他的衣服。不过在离开前,他们还是找了一床被雨水打湿的破被子将他裹起。除了三个无法行动的人,工友们都动身了。他们答应,不管谁出去了,一定想办法找人来救留下的人。

他们出发了,没有准确的时间,也没有准确的人数。每个人都知道,这一走,前途堪忧,吉凶难测,每个人的心头都万千纷乱。只有赖元平静静地,无声无息地躺着。

也就是赖元平倒下那一刻起,那些与赖元平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人相继出场了。

其实,在12日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,一夜未眠的又何必是响水沟的这些工友,这个夜晚整个中国都在焦灼中。以下是空降兵某部的此次抗震救灾工作日程记录:

地震发生后,各部队先后召开紧急会议。

13日零时,部队接到赴四川德阳地区抗震救灾的命令,立即启动应急预案,战斗气氛迅速形成:下达任务、收拢部队、临战教育、物资装载、留营管理……由于练就了随时能“拉得出、降得下、收得拢、能战斗”的本领,在接到执行抗震救灾命令后,半个小时车辆全部到位,40分钟部队装载完毕,从接到号令到部队整装待发,只用了一个多小时。

13日凌晨5时,16个百人队列挺立在晨曦雾霭中,战士们的目光庄严而又坚定,汇聚在同一个方向,汇聚在黄继光的铜像前,左臂坚定地举起:“英雄的部队,黄继光的传人,要在黄继光家乡再立新功,再扬英名”。

13日5时30分,战士们登上汽车,顶风冒雨向机场开进。同一时刻,在湖北孝感,在河南开封,有数千官兵同样整装出发。

13日8时,大型运输机腾空而起。

13日10时,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,飞机降落成都双流国际机场。

在响水沟工地的工友们绝望等待的同

时,13日14时许,经过3个多小时的摩托化开进,部队赶赴至绵竹、什邡等13个重灾乡镇。躺在地上的赖元平不知道,从这一刻起,这支黄继光生前的部队,把鲜红的“黄继光特功连”的旗帜插上了他家乡的土地。并且,这支空降兵部队成为了首批整体抵达灾区的外区部队,他们创造了中国空降兵历史上兵力出动规模最大、准备时间最短的纪录。

坐在机舱内的官兵们完全没有想到,他们将面临的状况有多么惨烈。他们中就有空降兵某部师长杨杰、上甘岭特功八连所在团副团长刘卫荣、炮兵科科长戴玉强。与这支部队一起出发的,还有几位来自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医疗队的医生及专家,他们与这些官兵们就坐在同一个机舱内。

不过,在这一批批飞赴成都的空降兵部队官兵中,当时并没有本篇的主人公之一朱伟峰。他于5月11日休假回家,不在部队。

响水沟的工友们之前的希望并没有错,到达的部队马上投入紧张的搜救工作。从13日到19日,战士们在绵竹洛水、莹华、汉旺、红白镇、天池、清平等地展开搜救。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,他们曾数次接近响水沟,可惜只是接近而已。其中,16日至17日,空降兵某部的炮兵科科长戴玉强,带着家乡空就在金凤镇的新战士李少杰等冒险闯过死亡峡谷龙宝坪,历经一个昼夜,救出56名群众。

如果仔细研究地图,可以发现过了龙宝坪,离响水沟就不远了,只是当时的情况太过恶劣,在戴玉强等人三闯龙宝坪时,响水沟的情况没人知道。

那天曾经和赖元平在一起,后来又离开他冒险向外闯的工友,大部分在途中遇难,极少数历经艰险数日后出来的人,也因饥饿和身体伤病,在半昏迷中被迅速送往他处抢救,离开了这个地区。只有一个工友凭着一丝尚存的意念,在被抬上担架时说了一句:响水沟里还有三个人。

这位工友心里想的是:他离开时,赖元平已经垂死了,这么多天过去,肯定已不在人世了,那么响水沟里就只剩下三个受伤的人了。

听到这话的人,又辗转托人传话,不知经过了多少人,转了多少地方,最终才传到什邡红白镇的书记耳中。这一天是5月19日,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整整一周。